

靳 洪



春天 战士把你呼唤

6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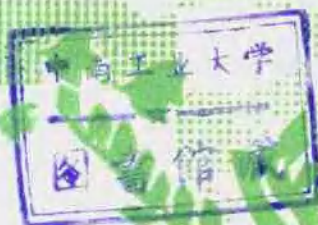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723288



0056042

春天 战士把你呼唤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723288

春天，战士把你呼唤

靳 洪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春天，战士把你呼唤

靳 洪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北京西什库茅屋胡同甲8号）

一二〇二工厂印刷·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总发行

开本787×960毫米 1/32·印张6.5·插页1·字数92,000

1990年9月第1版·1990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4,200

ISBN 7-5033-0147-3/I·126

定价：3.00元（腰）

献给——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战争中
牺牲的战友們！

目 录

序诗	战士王福	(1)
一	过 江	(3)
二	初 战	(10)
三	战评会上	(28)
四	学朝鲜话	(39)
五	炸桥途中	(51)
六	行军中的梦	(68)
七	火柴光里	(79)
八	夜涉大同江	(92)
九	诗,春天的道路	(101)
十	战士、孩子、苹果	(116)
十一	三八线上	(125)
十二	雪地露营	(133)
十三	突破临津江	(141)
十四	班长牺牲了	(148)
十五	责 任	(162)
十六	“战友们, 我懂了”	(171)

不是尾声 春天，战士
把你呼唤 (190)

后 记 (200)

序诗 战士王福

诗人笔下的战士，常常

被描绘成：

一头粗黑的硬发，一副赤红的面庞，

一对浓眉，一双大眼，衬着

一张宽厚的嘴唇和一只端正的鼻梁，

他生就

宽肩膀，阔胸膛，

身材高大，四肢粗壮……

总之，穿上军装，扎上腰带，

英俊、威武、挺拔——仪表堂堂！

可是我笔下的这个战士，

我真描绘不出他的容貌。

只知道

他是红高粱和黄玉米的结合，

从胚胎到成长饱吸了泥土的芳香

和炽热的阳光。

他混合着红色、绿色、蓝色各种元素
——当然，也掺杂一点暗灰色；
他体现着善与恶、信仰和徬徨
——当然，恶的阴影大大弱于善的强光。
他是机智的，有时也显得愚钝，
常常把汗水和泪水混合在一起；
他是勇敢的，间或也怯弱，
在奋力冲占敌人阵地之后，也会感到一阵
无名的颤栗和心慌。
他有时歌唱，有时叹息，
有时悄悄趟过冰河去捕捉敌人“舌头”，
有时也蹲在老乡家的灶前
望着炉火凝神思念家乡……
总之，他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一个战士
——名字叫王福，
曾经忘我地战斗在邻邦朝鲜的土地上……

一 过 江

趁着十月的、黑黝黝的暗夜，
从临时搭在平滩渡口的浮桥上，
王福随着部队
跨过了令人亲昵、留恋的鸭绿江！

走在江桥上，王福心里想：
鸭绿江呵
你是一条多么神奇的江！
你用晶亮的手分开长白山青翠的发辫，
你带着创造生活的希望
从高山深谷中走出，
奔腾湍急，迂回曲折，
安详平静，坦坦荡荡，
用你那永恒无阻的力
推波操浪地流向海洋！
鸭绿江呵

你是一条多么公正无私的江呵！

你吮吸了两旁山泉的细流，

粗壮了身躯、丰腴了胸膛，

然后，饱含着慷慨深情

用你那巨大潜在的能

给两岸以同样的歌、同样的笑、

同样丰盛的食物和电光……

可是今夜呵，鸭绿江！

你却把和平和战争分开；

为了这和平和战争

你又凝聚了隔开在两岸的人民的力量！

跨过了鸭绿江

部队挺进在异国陌生的土地上……

夜，黑得象锅底，

却遮掩不住战士们惊愕激动的神色；

风，冷得刺人眼，

也拦挡不住王福那焦虑探询的目光。

王福在寻找：

路旁的城市哪里去了？

那些密集的高耸的楼房哪里去了？

那些用浓烟在蓝天上纪录胜利的烟囱哪里

去了？

那些钢铁、轮胎、电的交响哪里去了？

那些大街上熙攘的人群

——庄严的老人、轻盈的少女、笑的儿童

哪里去了？

（四周

漆黑、漆黑、漆黑……

远近

死寂、死寂、死寂……）

一切都被敌机呼啸的炸弹抹掉了。

城市

只剩下一堆堆残碴、一截截断墙

和鼯鼠般蜷缩在洞穴里的人们的

悲忿和凄凉！

王福在寻找：

路旁的村庄哪里去了？

那些温馨的炊烟哪里去了？

那些时刻点燃在远行人心头的灯火

哪里去了？

那些母亲们用鼻音轻轻哼出的摇篮曲

和老奶奶在枕边讲述的娓娓动听的故事

哪里去了？

(四周

漆黑、漆黑、漆黑……

远近

死寂、死寂、死寂……)

一切都被敌人坦克的履带碾碎了。

村庄

只剩下一株株烧焦的栗树的权桠

和不停呼唤往日欢欣的寂寞的夜风在回响

……

面对这邻邦大地的创伤呵，

部队失去了往日行军中的欢声笑语，

勾引起刚刚离开祖国温暖怀抱的战士

——王福，发自内心的悲伤！

星光呵

把战士脚下的路逐渐照亮，

时间呵

把战士背上的汗结成了霜。

靠近寒冷的黎明时分，

队伍突然停在一个山垭旁。

是什么把战士们的脚步锁住？

是什么把战士们的目光凝聚？

是什么使战士们的呼吸屏息？

王福挤上前去，踮脚探望，

也象钉子似地被钉在那里

惊呆了瞪大双眼，哑然不响！

啊！

是一位年轻的朝鲜母亲的——尸体

和她那刚满周岁的婴儿的——尸体

双双斜躺在路旁！

年轻母亲呵

那一髻曾被姑娘们赞美的乌黑秀发

已经变成一蓬衰朽的枯草，

那一张曾在苹果树下妩媚动人的隽秀面容

也被尘雪遮蔽得青黑无光！

那飘荡着鲜红佩带的洁白的短上衣

被罪恶的手无情地、无情地扯得碎裂了，

那曾经显示青春活力的丰满的胸膛

再也不避羞耻地裸露着、裸露着，

好象她要用胸前那滩黑紫色的血浆

来责问苍天上那轮公正的太阳！

她的双臂还在向前伸张着、伸张着，伸向

她心爱的婴儿，
好象她要在危难和惊恐面前
用伟大的母爱跟那不公正的命运做最后的
较量！

那婴儿呵
毫不珍惜母亲精心缝制的条纹布棉衣，
甩掉了两只船形小胶鞋，
向前匍匐着、匍匐着，
好象在自家暖炕上那样
伴着急促的欢快的喉音嬉戏地向着母亲胸
前匍匐着，

要用他那双滚圆的小胖手
去捕捉妈妈那饱满乳浆的乳房……
这时，

一切便突然停止了！
就象放映机突然卡住，
把生命的故事定格，
就象王福眼前看到的那样停止住了！

不过，你还可以看到：
一颗被凝冻成珍珠般的泪滴
依然挂在婴儿那紧闭着长长睫毛的眼角，
从那微张着的小嘴里，战士们好象听到：
在那阵含混不清的欢快的喉音中最突出的

一个单音节

——“妈——妈——”

在大地上、在蓝天上，
无限扩大、无限扩大地回荡……
回荡……

咳！

这就是战士王福
跨过鸭绿江
看到的一幅最真切的图象！

喂，王福！
进军的号声吹响了，
快快跟上队伍前进吧！

天，大亮了。
迎面传来阵阵急促的重炮声，
炮声重重地捶击着战士们
激烈跳动的心房。
在向前迎敌奔跑中
王福换了换拿枪的手，
用嘴咬下一只暖烘烘的棉手闷子，
展开那攥得汗津津的大手掌
狠狠地揩了揩满是泪水的眼眶……

二 初 战

在战争中

每个人都有自己固定的位置。

司令员就是司令员，

战士就是战士。

司令员应该在指挥部里对着地图沉思，

战士要蹲在阵地上握枪待命。

司令员——下命令，

战士——去冲锋，

这就叫各尽其职，分工不同。

就拿王福来说吧，

战士么，就要管好自己：

黑夜行军，保证跟上队伍，

白天宿营，注意隐蔽防空，

执勤站岗，绝不溜号儿打瞌睡，

接触群众，牢记发扬革命传统，

再有……那就是对班长要讲组织纪律性，